儒言（四庫全書本)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儒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提要

儒言一卷　　儒家類

〈臣〉等謹案儒言一卷宋晁説之撰説之字以道鉅野人少慕司馬光之為人光晚號迂叟説之因自號曰景迂元豐五年進士蘇軾以著述科薦之元符中以上書入邪等靖康初召為著作郎試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建炎初擢徽猷閣待制高宗惡其作書非孟子勒令致仕是書已編入景迂生集然晁公武讀書志已別著録蓋當時亦集外別行也公武以是書為辨王安石學術違僻而作今觀所論大抵新經義後字説居多而托始于安石之廢春秋公武所言良信然序稱作於元默執徐實徽宗政和二年壬辰在崇寧二年安石配享孔子後故其中孔孟一條名聖一條祀聖一條皆直斥其事則實與紹述之徒辨非但與安石辨也又不奪一條心迹一條及流品以下凡數條併兼斥安石之居心行事亦非但為學術辨也當紹述之説盛行而侃侃不撓誠不愧儒者之言至于因安石附會周禮而詆周禮因安石尊崇孟子而抑孟子則有激之談務與相反惟以恩怨為是非殊不足為訓蓋元祐諸人實有負氣求勝攻訐太甚以釀黨錮之禍者賢智之過亦不必曲為諱也取其大旨之正可矣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　校　官〈臣〉陸　費　墀

欽定四庫全書

儒言　　宋　晁以道　撰間色亦麗乎目君子必惡焉者不欲病乎正而

失所傳也作儒言元默執徐仲秋己丑

春秋

儒者必本諸六藝而六藝之志在春秋苟舍春秋以論六藝亦已末矣紛然雜於釋老申韓而不知其弊者實不學春秋之過也

智仁理性

窮理乃能盡性至命今學者未能窮理而必贅之以仁智何邪豈仁不能窮理而智於盡性有不足邪大凡析體而辨則失之鑿習而為穿窬之小人體而不析則不失故常不害其為溫厚之君子可不慎哉

大神

易以大人聖人為一位而不達孟子荅問之言者以大人未至於聖書之聖神文武為一已而為莊子荒唐之言所惑則復自有神人橫渠先生亦云聖人不可知為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皇道

皇道帝德出於尚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未嘗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尚復皇之貴哉武陵先生曰六經無皇道劉道原亦云然

勝物

克己之言嘗聞之矣勝物之言昔未之聞也苟志以勝物則枯木朽株皆吾之讐也其為位之害則又大矣君子懼焉

忘

莊生毀棄禮義不知物我之所當然者迺始語忘儒者非所宜言也禮安義適賓主百拜不知其勞寧論忘不忘耶

有無

橫渠先生曰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說者謂以老氏有無論易者自王弼始

詩

詩不知禮義之所止而區區稱法度之言真失之愚也哉言孰非法度何獨在詩

且

君子於患難猶不苟免他復苟且云乎哉今喜以且為言是非可否不得所安自墮於小人之偷而愧夫君子之篤敬

可

君子必可所以修辭慎行汲汲於敬也小人僅可而偷諛苟且無所不至焉今學者說可曰僅辭也安知君子行止淹速惟可之從耶孔安國謂子桑伯子能簡故可

所

或曰有户則斤之矣是惡夫有所者本諸莊老而云爾也吾儒者居其所而不遷唯患無所彼豈不戾哉蓋放之四海而準孰非吾所尚誰戕我也耶彼以不善為善之類皆學莊老之過云

言浮

儒者之言無難易斯可行也著為事業傳之後世苟得吾言者其行與吾均也莊老之徒則不然其言甚大而聽之溺人而易悅如無為為之不治治之之類若何而行也哉君子慎諸

天人

言天人之相與莫如詩書治亂興亡之際若分其所立之道則存乎易之陰陽仁義而吉凶則一致也或以某句為天道而人不預焉復以某句為人道而不及乎天天人始分矣是出言雖可若會之於心而自試焉則誣矣哉

高明中庸

吾儒之道所以異乎諸子者為其極高明而道中庸為一物也譬如日正中而萬物融和未嘗槁物作沴也或者既以一事極高明而又以一事道中庸不亦戾乎是剛柔緩急相濟之常理何必是之云哉廣大精微之類亦然

同風俗

一道德以同風俗司徒之至教也所謂一道德者乃上之風而以之同下俗者也如表影聲響之相從焉或者既一道德矣又思同風俗將以刑戮勝姦而上勞下悴矣弊將奈何是齊八政以防淫者亦二術邪

俗學

學者同尊孔氏法詩書躬仁義不知俗學之目何自而得哉建隆以來禮樂文明煥然大備皆諸儒之力也誰當其目也耶如惡其衆而欲致獨則比屋可封之民為罪人歟又或厭其久而新之則日月之出特久矣後漢治古學貴文章者以章句之徒為俗儒則斥俗學者身自謂邪

漢儒

典籍之存詁訓之傳皆漢儒於學者何負而例貶之歟後生殆不知漢儒姓名有書幾種惡斥如讐漢儒真不幸哉昔人歎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繫之辯訥良有以也

公議

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雖百人之譽不足以勝一人之毀也蓋彼不待高識博達之士乃知其非雖塗人故自有白黑矣前譽之者一時之偽而此毀之者實天下之公也昔公孫祿斥王莽國師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宜誅以慰天下侯景陳梁武帝十失之一曰敷演六經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則公議不可泯矣彼乘勢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欺哉

的

温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嗚呼此公天下之言待天下忠且敬也顧肯伸已而屈人必人之同已哉彼排擯前儒顛倒五經者亦宜愧諸

旨

公羊曰美惡不嫌同辭董仲舒曰辭不能及皆在於旨非精心達思其孰能知之見旨者不任辭不任辭然後適道矣蓋古之學者見旨今之學者任辭君子小人之儒自是而分也毛公桃夭傳曰家室猶室家也任辭者笑之其如見旨者何

同異

董仲舒曰詩無達詁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范甯曰經同而傳異者甚衆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嗚呼古之人善學如此今一字詁訓嚴不可易一說所及詩書無辨若五經同意三代同時何其固邪

朱張

朱學士宋為張安道陳三傳是非甚辯安道曰彼自三家何與君事君子謂朱之力學不及樂全之達識後生復有如樂全之才器者顧肯疲於文字之細而憒眊以排擯前儒哉

三弊

先儒謂近代有芟角反對互從等翻競之說馳騁煩言以紊彝敘譊譊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弊也蓋此三弊尤驗於今日不顧其本而特出一句以濟私欲而困衆論者謂之芟角以此所言責彼所不言睹馬以童牛想龍以足蛇謂之反對駢贅四出自聲傳谷因谷發響從響求應謂之互從說平頒其興積不問欲否而槩與之以尊其政事者芟角也以箕子之五事同堯之聰明文思聰明文思乃復異乎欽明文思反對也窮理盡性必待乎智仁鳶飛魚躍有假於風氣互從也彼方自謂繼聖絶俗之獨智作新一代不知古人久已斥其弊云

三諭

德義之士如聖人其視章句之徒如僕役自章句之徒而視文字之學則如乞丐終日號哀岐路間而腹不一飽可悲也夫

精思

董仲舒揚子雲之材何如哉其苦學精思之久又復絶人遠甚故能成人如此今之士才品復何如而學苟且多可愧矣往往脫略不肯致思徒敬所聞於勢位而誇有功於利禄以聾瞽自置勇於斥先儒而力毁古訓亦可惜哉

不奪

學者如守匹夫不可奪之志而不以死易學則日有功矣於是乎白刃不足以為吾威爵禄不足以為吾榮而吾之所能者中庸也不然滑稽骫骳亦何所不可祝欽明郭山惲當時號為大儒乃一日迎韋后意以助郊祀見上帝援禮陳義甚悉周宣帝立四后則有言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儷君天列四星妃象於焉垂耀又立五后則曰坤儀比德土數唯五實太學博士何妥稱帝譽四妃以發之也王莽謂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静闢翕萬物生焉嗟夫至治之世政令醇而民風質寧覩是邪

躬行

誦詩三百而不能事父事君亦非興於詩也知禮樂之節文而不知其意知其服勞而不知敬於玉帛之表和於金石之餘則亦非成立也彼雖盡善無疵而興於文字之詩立於祝史之禮成於瞽瞍之樂亦何足尚哉

害教

害辭未至於害意害意未至於害教害教則三綱五常絶矣謂天不足畏或欲天之明以出其君凶德不足忌百姓或可咈之類其害教奈何

巧慧

漢儒林趙賓始稱持論巧慧蓋先儒詁訓而意有餘闕疑而言不鑿適中而無亢絶之弊明辨而不以仁者之見斥智者之見寧質而無嫌也關關和聲也或曰和而有通意不知孰為和而不通者如指關關為言則詎止於通也雎鳩摯而有別后妃之德盡矣或又曰入水而善捕魚是乃摯之一事何足多哉巧慧之弊如此

殽亂

古人謂讀詩如未嘗有書讀書如未嘗有易蓋知六經之意廣大無不備而曲成無所待也在昔漢時六經各有名家之博士並行而不相排斥其得人為已多矣今六經紛然為一說曰是一道也不知道則一而經已六矣如何以一泯六哉王莽講合六經之說恐不足尚也

滋蔓

桓譚謂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千餘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是今日滋蔓傷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隨而踵之喜循覆車之轍何邪彼方自詫曰前之文人才慳而不能宏闡有愧今日之富亦難與言矣

碎義

同燕於一堂之上而賓主莫分吾無恨焉兄弟築室而不相為隣則吾恨且慚矣經本二意者紛紊糾射之說敢彼之責邪其本一言如和順道德而謂和道順德挑達往來之貌猗儺柔順之辭亦析而辨之則破壞形體甚矣

盜悖

孔子作春秋多微辭於是乎起問數百應問數千未之厭也至於詩書本非一時一人之言聖人取其可為後世訓者存之初不以一字為美惡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

易較直如此或取春秋之治具以詰難為功何邪昔之師儒未之有也及於春秋則反無與焉盜憎主人邪蓋非其有而取之盜也不敬其君而敬他人者悖德禮也彼何為盜且悖邪

鹿馬

因一鹿指以為一馬者一時跋扈之言也如因先王之格言而顛倒破壞者以天下為鹿而縱指之也不亦甚乎九州之中各志其行道或以徐州之浮于淮泗達于河為揚州之首盡變亂九州之疆里他尚有不誣者邪

遏舍

遏人之善而揚其惡不仁也舍此之善而取彼之不善不智也先儒於經寧無所失或者詆毀不少恕若其善則未之或稱也毛公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曰性與天合也鄭君謂用不聞達者而不諫爭者亦得入或乃取鄭而舍毛何邪

苟異

好苟異者必無忌憚而愎上侮下將流毒海内而不可禦矣且夫天生有形之物尚敢變異則至理隱微誰其正之先儒說淇澳緑竹曰緑王芻竹萹竹今廋以為一物不知緑竹青青何等語邪先儒說正月虺蜴蜴也巷伯貝錦貝也今以為虺為蜴為貝為錦

一經之士

五綵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於五經可舍一哉何獨並用五材也邪昔人斥談經者為鄙野之士良以此歟漢武帝命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其意今日一經之士又如何哉蓋為師者專一經以授弟子為弟子者各學群經於其師古之道也故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

虐獨

虐煢獨者害皇極其於經則喜通論而斥獨訓亦未為得也薄言觀者先儒曰觀多也　王桓撥曰桓大撥治也今皆變異之矣春秋有特書亦可例之邪

駑

騏　所以異乎駑駘者為其行千里而有餘力也如行百里而與駑駘同敝則其異者云何也嫌疑不吾別猶豫不吾明則所謂智者亦愚也

采蘋或以為禮女之祭或以為教成之祭鳧鷖或以為祭或以為繹今之師儒忽焉未嘗辨也賚之初筵或以為燕射或以為大射今之首章為大射二章為燕射學者何賴焉〈案此條原本標題脫落〉

大言

袁紹與曹操論天下形勢操知袁氏世有河北未易可圖欲舍而佗之則徒示弱乃出大言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是豈操之誠心哉今談經者不覈其實喜為高論大言一切取勝皆曹公之下塵歟

知本

言書者不取正於古文言詩者既恥言毛氏而又不知齊魯韓氏之辨果以詩為何詩邪言周禮者真以為周公太平之書而不知有六國之陰謀地不足於封民不足於役農不足於賦有司不足於祭將誰欺邪言易者不知王弼之前師儒尚衆而古法之變自弼始雖以短弼實不能出其藩籬何以語古邪春秋孝經則絶而不言未為知本者

慕古

善哉鄭康成之言曰既知今亦當知古蓋古今交相為質則取道不遠或為髙絶不可跂及之論曰在古當然不知古之道亦何利於今而必尚之邪王莽好空言慕古法今猶有遺風邪

學難

虞翻曰悲哉學之難也蓋欲人用心切而言之所感者深也古之人亦莫不然皆篤志竭力而求之難又講習疏數朋友之難又服勞就正以師氏攻其難之難今或適市售一帙書而取名利如拾芥夫何難之有

南北之學

南方之學異乎北方之學古人辨之屢矣大抵出於晉魏分據之後其在隋唐間猶云爾者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蓋南方北方之強與夫商人齊人之音其來遠矣今亦不可誣也師先儒者北方之學也主新說者南方之學也

燕書

郢人有遺燕相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

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古文尚書泰作大開元間學士衞包受詔成今文尚書乃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說真燕書哉

躐等

學不躐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視九年乃大成今童子嬉戲未除而為易髙談天人之際至老不知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謀乃謂三代可立致而平視堯舜其躐等多矣以故民風日澆而盜賊興未易圖其救之之術也

體用

經言體而不及用其言用而不及乎體是今人之所急者古人之所緩也究其所自乃本乎釋氏體用事理之學今儒者迷於釋氏而不自知者豈一端哉

殘經

墜簡殘經衆矣可勝數哉唯是劉原甫王深甫每以為恨近世師儒以謂昔之言無不善今日之說無不可通不復聞有闕疑者非所以尊經而慎思也其勉之哉

闕疑

杜征南有言曰古人戒以闕疑苟不廣聞乃亦不知所疑也是知闕疑非淺學之事唯是博學老成者以是成其敬慎之德如博學而不闕疑則誣先而疑後生卒無所得可不戒哉

知弊

三代之政各有所弊而其所謂弊者可指以言而救之之術易為功也齊魯之治亦各有弊而紛然多故善其後者難也先儒之學傳數百年之久而其弊如何今之師說十數年之間弊復如何學者宜亦知所從矣

知時

智之所難適者我所遭之時也學之所難明者在昔數千年之異制異時也三代之禮既不可

同日而用或以周禮之五玉為虞書之五玉可不可邪

君子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德豈一端哉或必以仁智為君子是何量君子之固邪

先王

姜至之先生謂商周之所稱先王者近自其祖宗而遠及異代之君也如舍祖宗而必在昔之法則亦悖矣

周公

謂周公用天子之禮樂者誣也不然春秋譏魯之郊禘何邪且漢景帝賜江都王以天子之旌旗君子貶之矣或者既誣周公而又蔑乎禮樂其與曹馬為媒乎

孔子

或以潛龍勿用為孔子是不知乾之為君而初九之潛者不復可飛也或因孟子所謂孔子不有天下之說而不思之歟豈孔子之志哉不可以為後世訓也

孔孟

孔孟之稱誰倡之者漢儒猶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豈孟子之志歟其學卒雜於異端而以為孔子之儷者亦不一人也豈特孟子不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亦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稱荀卿詆孟子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説閉約而無解未免為諸子之徒尚何配聖哉

澄定

唐李石謂人君學問不勞專意經義然亦不可不讀知其大意以澄定意氣善乎其言也所謂識其大者何以加此蓋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既不同而學乃一等邪不然高貴鄉公節閔帝講辨於朝夕亡滅之際與博士爭一日之長乃賢於文景歟

傅勢

張禹專帝與太后之寵所謂張侯論者迺盛於天下崔浩威福振宇内其五經之注學者尚之至於勒為石經逮夫禹死浩誅之後無一人稱道其說者則前之所　　者非經也勢也

名聖

荀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為聖人至於何曽之孫又以其祖為聖人聖人之名亦可私得歟蓋卿之弟子學無所成通之弟子因賜金之利曽之孫歎世事之驗於是乎云爾使其成學而不外慕則俊造之名尚未易許人矣

祀聖

尒朱榮晉公護無君大惡既死廟而祀之以配聖人范陽間祀安史為二聖嗟夫人文悖而不已則享而不法可不戒哉

聖賢之言

聖賢之所以得名者成德之辨也非謂其言有天地之殊絶也蓋聖人之言不特無以異乎賢人而其是是非非亦無以異乎衆人不苟訾不苟毀天下之達道也果如賢人之言近如地則衆人之言將在九泉之下乎雖然聖賢之言無辨邪曰均是言也聖人之言為聖言賢人之言為賢言

賢

夫所謂賢者能為理之所宜而非為人之所難也如舍所宜而論所難則君子愷悌不及小人之奇險矣或難或易在彼而吾之誠心一也豈以彼之難奪吾簡易平康之操哉揚子雲自以事莽為難而有是言乎

心迹

脩辭立其誠君子於是乎居業辭與誠為一物也聖人之情為難見矣吾之所以能見者存乎其辭也天地之情吾亦因其所感而得以見之矣或者因孟子以心却之無以辭却之判心迹為二

端是教天下之偽也如曰好生者吾心也殺人者吾迹也利彼者吾言也為吾之利者吾行也人亦何以賴夫賢哲歟

何王

何晏王弼倡為虛談范甯罪之甚於桀紂弼以其言言易猶近似矣晏之談論語則又何邪顔子屢空先儒皆說空乏晏始斥之自為說曰虛心知道不知言之愈遠而愈非顔子之事也或以無相無空則又晏之罪人也是言本出於釋學而釋學譏其失已之傳果誰之學邪

新

聖人之意具載於經而天地萬物之理管於是矣後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為輕重况他人乎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彼一已之所謂新者廼六經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遑遑然惟恐其不得於故焉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于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

棄舊

貞觀中詔修五經正義成書以取士而兩漢以來諸儒之說存而傳者十二三逮今新義之行於有司而所謂二三之傳者亦不知何在矣可不惜哉

益沙

歐陽公曰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為諸儒自出之說汩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為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水清而明矣夫學者苟知乎此則不勞而有功博而知要是之謂務本

不得已

柳子厚曰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謹之勿遽歐陽公曰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如其不得已於經則古今學者之弊悉以亡矣惜乎遽而得已者多也

黨

國家因黨與而傾亡經術因黨與而不明春秋以傳而分為三董仲舒江公劉歆於三家始倡其所異而隄防之杜預何休范甯又闢土宇而興干戈焉毛詩初異於鄭氏王肅申毛孫毓理鄭皆相待如冦讎愈出而愈怨矣元行沖歎其父康成兄子慎寧言孔聖誤不道服鄭非良有以也

業

四民各有業一業者富二業者貧三四焉者流離死亡矣童子於經輕就而易叛既已可恥若其白首而崎嶇岐路者不亦可慚哉杜預不以公羊穀梁雜乎左氏范甯亦惡左氏公羊之轢穀梁其志終可尚也

字

先民之經皆科斗文字如顏閔不死游夏更生則不復識今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書為一說自謂得聖人之意且有言曰殊方異音譯而通之其義一也君子謂是義之說也非字之義也武陵先生患漢以降學士互相增添字倍於古其所感深矣

訓

古人訓詁緩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後進好華務異訓巧而逼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字專一訓而不可變或累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嘉祐學者猶未覩此也揚子雲作方言其辨已悉猶有通訓何不覽諸

音

陸德明因古諸儒音韻之學著為釋文惠乎學者深矣今乃忽而不顧多從其本音而讀之真野人也温公曰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

流品

或謂先王用人無流品之別不知皐陶陳九德而俊乂在官則流品已著矣彼欲擅天下之權

倒置名器不為此論則無以濟其術云

地無遺利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自天子至於庶人用財各有等差孰得而侵哉或為地無遺利之說何其與聖人之言乖戾邪為其下者不亦難哉

善術

秦焚詩書坑學士欲愚其民自謂其術善矣蓋後世又有善焉者其於詩書則自為一說以授學者觀其向背而寵辱之因以尊其所能而增其氣焰固其黨與而世其名位使才者黷而拙智者固而愚矣學士之衆則豐飲食以侈其朝夕峻爵禄以利其身世濟其欲而奪其志嚴其法而禁其言使之不擇禍福而靡然趨已又豈不愚彼哉是君子所懼焉者也

善美

或問孟子可欲充實之差以善不及美不顧孔子嘆武之盡美而未盡善乾元為善而利以美稱邪夫不明乎用字之意而謹乎訓字之名學者之大患也

觀過

觀過斯知仁矣為其心志外見而不可掩也先儒之過卑且近不害乎名教後進之過高而遠其甚至於無君無父學者果孰宜從邪

孝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得非文王當商之末志在斯民欲仁之之為事乎武王周公一天下郊祀宗廟之禮行而辨賢逮賤是迺善繼善述歟苟非蒙大難之志救　　炭之事則重規叠矩舊章率循國家之常何必是之云哉如子然逞其私志則志無取舍事無時制乎

享

或多為享上之言不知何所據有自於洛誥敬識百辟享不享邪洛誥因五服諸侯來朝宜以為新邑之戒至於周之百官則惇大成裕云爾寧論其享不享邪禮諸侯有不享者王誅所加亦非百官事也成湯莫敢不來享者豈不遠自氐羌乎且天下文明何疑何慮而於百官享不享之責邪無迺導之諛乎傳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者諛臣也是蓋有可懼者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以謂君闇臣諛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義

甚哉義之於人大也君子德行大備而或毫髮之愆者亦不足以為義焉故君子以是為質和順道德之後乃可與言先儒之訓曰宜以視鑿枘之不相為用而須臾必守也或曰義者制也以忍為義德是申不害鼻大可小之論将流而入於刑近於利矣

忍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忍之異乎容者幾希忍於須臾而大或不能容者有矣大無不容而小不忍者亦有矣故君子必並用也或以殘忍曰是義德也既不知義抑又酷而不忍非周公所以誥君陳者

事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雖有至道而無非事也若夫君子則知之矣孰非其道哉今於聖人曰此事之序也此道之序也果知道乎

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